

焦雄屏对话陈丹青： 娱乐电影好，深刻的电影就会出来

焦雄屏纵横影坛30年，素有“台湾电影教母”之称，更是华语电影与世界接轨的重要推手，堪称两岸三地四代电影人共同的良师益友。由她来邀约国内外知名电影人、文化人深度对话中国电影，从大视野看电影，从大文化谈电影，为观众与读者开启未曾触及的电影视界。 南都供稿

本期要点

本期推出的是焦雄屏日前在北京时代美术馆与当代艺术家、文艺评论家陈丹青的对话。作为相交近30年的朋友，两人借《聚焦》节目重逢。用焦雄屏的话来说，一方面是叙旧，另一方面就华语电影百余年的发展、两岸三地电影及其文化处境等诸多话题进行探讨。

叙旧篇

A 陈丹青在台湾被误认偷渡客 焦雄屏纽约七分钟见到阿城

焦雄屏：丹青，今天太高兴了，有机会重逢，还记得我们什么时候认识的吗？

陈丹青：1986、1987年，阿城来纽约的时候，他住在我家，然后你和侯孝贤来看他。我到台北就是1989年了，我住在你家里面。还记得你家楼对面、你家的样子，大宅，现在肯定拆掉了。

焦雄屏：没，还在。那是我从小长大的房子。

陈丹青：你还能住在从小长大的房子。

焦雄屏：我也记得你家房子的样子，还有你在门口玄关放钥匙的那个动作，转身——那时候觉得你好骄傲。

陈丹青：是吗？在台北是1989年4月份，我去看我爷爷。

焦雄屏：在当时，我们很难有机会见到大陆同辈的人。我见到很多老前辈的——因为我喜欢电影，见了很多老的影人。所以见到您跟阿城的时候真的很高兴。我记得第一次看到阿城是在咖啡馆。我说不认识你，可不可以来聊一下。他说好，7分钟。心想，这人怎么这么厉害。然后我们就看表，7分钟过后阿城骑着脚踏车来了。然后他就带着我们去你家。

陈丹青：你们走的时候，我拿出纽约the voice电影院那几个月的放映表。我对西方电影还不太熟，让你推荐，你就很迅速地勾，这个要看，这个要看。其中有部是费里尼的《Amarcord》。当然好看，一开始就是很多花粉在空中飞，镜头不动的《四百击》，都是你推荐给我的。

焦雄屏：我功德无量啊。

陈丹青：当然、当然。

焦雄屏：有时候回忆起你讲的话，觉得很好玩。一直记得你到台湾来，给了我一个很大的震惊。有一天你好像去重庆南路买书回来，你跟我说，台湾真的是五湖四海。你说你在重庆南路一站，就看见中国各省的脸都在那个街上，台北绝对是大陆各个地方的人集聚的地方。那个时候把我吓了一跳，我从来没有这样去想过，

从街上去辨识人的脸，是可以辨识到这么多的特色。

陈丹青：我来的那一年，我后来才知道很重要，就是你们解严的第二年。一进书店，都是毛泽东的书、鲁迅的书、李敖的书，放在一进门的地。我也没在大陆看过像重庆南路这样书店，一家连着一家，后来到日本看到了。从前上海我们小时候也有——“文革”以后就没有了——上海福州路就是这样一家连着一家。

焦雄屏：你记得你搭火车的经验吗？大家回味了好多年，觉得非常好玩：你去买火车票不知道自己可以坐位子的。

陈丹青：我都是带着大陆经验在你们那坐火车嘛。

焦雄屏：你都忘了，我讲给你听好了。那时候你买了火车票上了车，准备去台中看爷爷，站了很久。售票员来，你就问人家有没有位置能坐一下。人家说你这是对号车票，当然有位子坐。可是你已经站了半程了。后来列车长问你哪里来的，你说大陆来的，他就走了。

陈丹青：他为什么要走？

焦雄屏：这么精彩的事情你怎么会忘得一干二净。他5分钟后带着一堆人带着枪来对着你，因为他们觉得你是大陆偷渡客。

陈丹青：我想起来了。

焦雄屏：在那个时候，你是少数可以从大陆直接进台湾的。

陈丹青：是，我不愿意说我是从纽约来的，其实那会我还没回大陆。当时，我已经10年没回大陆。我进海关的时候就被拦住，

他们很客气，说大家快来看，人是从大陆来的。然后问我：陈先生，你对我们台湾印象怎么样。我说你先放我进去，进去我第一个印象就是宪兵。第一次看到宪兵。我很喜欢看宪兵在国父纪念馆的那种操练。

影史篇

B 两岸电影，共同乡愁

看台湾电影，陈丹青的怀旧情怀

焦雄屏：那个时候你也是刚刚开始认识台湾电影吗？

陈丹青：对，台湾电影我最早看的就是侯孝贤嘛。电影院第一次看的就是《悲情城市》，然后看带子是阿城给我的，《童年往事》，印象最深的是《风柜来的人》。2000年回国时又看了一次，比我想的还要好，比我记得的还要好。我很晚才看到《戏梦人生》，真好，没想到他这么拍法。现在印象最深的还是《海上花》，一上来把我吓坏了。电影拍旧上海，没有一个看了我觉得对的，只有一个《海上花》。当然我也没有经历过清末的旧上海，可是我很奇怪为什么只有侯孝贤把握到了旧上海的样子。

焦雄屏：直接在里头说上海话，是我们小时候听的大人说的上海话。

陈丹青：老上海话。

焦雄屏：爷爷奶奶那一辈的上海话。里面很多港台演员讲的都是老上海话——如果他们会讲。因为他们小时候就是讲上海话长大的。

陈丹青：不是。因为他们的父母讲那样的话，就是从上海逃过去的人把那个话带过去了。

焦雄屏：你会不会觉得在看这些台湾电影时，是你自己的一个怀旧情怀呢？

陈丹青：我看台湾电影没想到它是台湾电影。可能就像你说的，因为它里面的气息很对。

焦雄屏的乡愁来自父母基因

陈丹青：你看大陆电影是什么感觉？

焦雄屏：我以前常常来大陆，我看大陆电影的时候，常常就感觉这是我爸爸妈妈的过往。每次都在想我爸爸那时候几岁，我妈妈几岁。我常常会觉得，我在看老一批大陆电影的时候，会有很严重的乡愁。这种乡愁我很难跟你分享，因为这是我们在台湾，地理课本历史课本里的一个中国。突然之间，发现新大陆一样地看大陆电影，觉得那里面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可是有的乡愁，是从我们父母基因里带过来的一种乡愁。

陈丹青：孝贤刚看大陆电影，他说他哭得一塌糊涂。

焦雄屏：我第一次看到的大陆电影是《我这一辈子》，我真的是哭在地上爬不起来了。

陈丹青：那个是民国电影，不能叫大陆电影。大陆电影是指1949年以后，对岸的电影。如果你说民国电影，那我也多有乡愁，时间上的乡愁。当然，小时候看不太懂。小时候看了就看了，现在非常清楚。

焦雄屏：我记得杨德昌有一次从香港代表团回来，他们一群人第一次看

到大陆电影，也是侯孝贤的第一部，就是讲格格的电影，黄健中拍的（编者注：《如意》）。杨德昌看完之后就站起来对着银幕竖着大拇指说——说了一句难听的话（粗口），我就不讲了——听说那次看的人都哭了。第一次看到真正的1949年以后的大陆电影，那是第一次面对面。

陈丹青：你跟我说你看过《李双双》，你说非常好。

焦雄屏：我是在1983年在UCLA念书的时候看到。我上的一堂课是《中国电影史》，程继华教的，他带了40部中国电影来。那次我一次赶进了非常多的电影，其中包括《李双双》，感动得不得了。

陈丹青：为什么？

焦雄屏：《李双双》其实是一部意识形态很左的一个电影，照理来说我们很不能适应，但是它那种很活泼的乡村语言，还有老百姓非常勇敢的个性（陈丹青：很快乐）。非常快乐地在做一些非常有独立思想的事情。对我们来讲，它是女性主义很重要的一个先锋，而且表演太棒了。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它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宣传。

陈丹青：我现在还喜欢《李双双》。



←焦雄屏(右)与陈丹青在节目录制中。